

1.1 亞洲時代破曉 全球重心東移 香港有角色嗎？

◎ 黃宇翔

（編按：2022年5月8日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同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（Prak Sokhonn）舉行視像會晤時提到，全球治理進入「亞洲時刻」，世界應更多傾聽亞洲聲音。此觀點和這篇在2021年初寫的文章，也可說有所呼應，代表越來越多政治人物注意到「亞洲時代」的來臨。）

2021年是「亞洲時代」元年。世界經濟重心東移，在中國疫後強勁經濟引擎的領導下，中國與日本、韓國及東盟的互動形成強大的經濟圈，東盟勢力上升，出口額正在追上歐盟，形成歷史上東南亞最繁榮的時刻，加速亞洲搶奪經濟自由化、區域合作的話語權。「亞洲時代」不是中國的獨角戲，而是屬於所有亞洲國家的交響樂。但亞洲時代也要面對地緣政治鬥爭的陰影，從南海到台海，都可能是「火藥庫」。跨年之際，印度與越南軍演，中國與俄國的戰略轟炸機協同演習。亞洲要有新的智慧，不要被大國政治博弈牽着鼻子走，要維持和

平榮景，不要被「巴爾幹化」，陷入永無休止的衝突。

香港與 RCEP

亞洲時代到了，世界改變了，香港也要想辦法活下去。

時至 2022 年，儘管前商經局長邱騰華強調希望香港加入 RCEP，但實際上香港仍未加入。到底 RCEP 對於香港來說有哪些價值，香港可以發揮哪些作用呢？在 2021 年，筆者有幸主持一個關於 RCEP 之下香港怎麼辦的論壇，會上各位學者對於 RCEP 帶動香港經濟各有不同看法。RCEP 雖然是機遇，但香港的底子未必能適應 RCEP 裏東南亞國家的需求。

會上，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提出：「RCEP 的根本在於中美地緣政治的角力，美國向來不容許亞洲一國獨大，直到 21 世紀初開始意識到中國威脅，尤其是貿易與科技規則的制定權。於是通過十幾年時間部署 TPP（Trans-Pacific Partnership,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），以貿易規則壓制中國。RCEP 則是中國反制美國的階段性勝利。」關於香港的定位，劉兆佳認為：「美國未來可能拉攏印度，並重回 CPTPP（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of Trans-Pacific Partnership,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），利用中國、澳洲的惡劣關係做文章，挑起區內矛盾。」而「中國內地與香港是經濟命運共同體」，香港必須在 RCEP 這個大框架下背靠中國。

眾多學者都認為不宜高估 RCEP 對香港的價值。香港科技大學前經濟系主任雷鼎鳴認為不應高估 RCEP 對香港的作用：「香港金融和轉口的功能一直在發揮，但高科技就需要爭取發

展。」RCEP 未必能帶動香港高科技行業的發展，尤其是面對新加坡的競爭。

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認為，香港本來就有許多東南亞華僑，但政府對他們的重視嚴重不足，使香港曾經有的東南亞網絡沒有被充分利用。陳文鴻比較香港、新加坡，認為香港人只懂得經濟上的炒炒賣賣，根本沒有能力對亞洲區域的金融整合、亞洲貨幣基金組織作出構想，註定了從區域整合的角度看，香港的價值有限：「香港回歸後沒有長進，只會炒賣，經濟單一而且脆弱，無法配合國家『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』的方針。」

香港要進入 RCEP，尤其是東南亞市場，最大的挑戰是缺乏熟悉當地的人才。香港八間大學院校裏，被視為最頂級學府的香港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、香港科技大學都沒有「亞洲研究」的課程，香港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甚至在 2009 年關門大吉，被合併到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。

亞洲時代破曉

2021 年是 RCEP 簽訂後的第一年，各項經濟指標顯示，東盟的實力急速上升，逐漸與歐盟並駕齊驅，加速亞洲搶奪經濟自由化、區域合作的話語權。

根據跨國諮詢公司麥克錫的統計，東盟的出口額正在追上歐盟，與歐盟旗鼓相當，形成歷史上東南亞最繁榮的時刻。根據購買力評價，中國的經濟生產總值已超越美國，印尼亦成為世界第八大經濟體。不同跨國金融巨頭的預測當中，到 2030

年，中國即便在外匯計價上都應該是世界生產總值最大的國家，印尼則會進佔第四或第五位。日本、印尼、印度、越南在 2030 年都會成為世界規模前二十名的經濟體。「亞洲時代」不是中國的獨角戲，而是屬於所有亞洲國家的交響樂。

但亞洲時代也要面對地緣政治鬥爭的陰影，美國的軍事介入，要挑戰中國在區內崛起的軍事力量，從南海到台海，都可能是「火藥庫」。就在跨年之際，印度與越南軍演，中國與俄國的戰略轟炸機協同演習，英國與法國都計劃派遣軍艦到亞洲。冷戰時期的硝煙味道，似乎又重新飄來。這也考驗很多經濟上正在富起來的國家，是否有新的智慧，不要被大國政治博弈牽着鼻子走，而是要維持亞洲和平的榮景，不要被「巴爾幹化」，陷入永無休止的衝突。

世界經濟中心東移，源於製造業大規模遷移至亞洲，亞洲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構成部分。亞洲國家通過勞動密集型工業進行資本的原始累積，建立起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，中國、日本、韓國已漸漸走過這個階段，現在印度、印尼、越南等國家都在這個階段徘徊。亞洲國家人口規模較歐洲國家為高，中國、印度都有約 14 億人口，越南有 1 億 2000 萬人口，印尼有 2 億 6000 萬人口，本身市場規模龐大，具有強大發展潛力。

「亞洲時代」的里程碑，無疑是 RCEP 於 2020 年 11 月 15 日簽訂，該地區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，協定成員包括東盟 10 國與中、日、韓、澳、新西蘭等，覆蓋人口達到 22 億 7 千萬，出口總額達到 5 萬 2000 億美元，皆佔全球總額 30%，

不論出口額、人口皆是自貿區之冠。RCEP 使中日韓三大區內經濟龍頭也建立了新的貿易關係，超越了「中日韓自貿區」近十年談判、仍然無果的遺憾，也把屬於「五眼聯盟」「盎格魯撒克遜」(Anglo-Saxon)文化圈的澳洲、新西蘭也整合到同一自貿區內。

RCEP 談判的層次自然是低過當年美國奧巴馬政府主導的 TPP (現稱 CPTPP)，沒有就金融服務、知識產權、區域仲裁作出太多明確的規定，但仍有電子商務、競爭政策方面的規定，以滿足產業上游國家的需要。這無疑是處於產業上游的中、日、韓讓步的結果，也正因為 RCEP 是由東盟倡議，所以首先要滿足東盟十國的利益，給予發展中國家較多特殊、差別待遇，甚至規定經濟技術合作，使發展中國家能較快發展。RCEP 主要是規定貨物貿易、原產地規則、海關程序等二十個領域，有利於出口導向國家發展，打入區內較發達的市場，這無疑有利於勞動密集工業經濟主導的越南、印尼、馬來西亞等國的經濟高速發展，也有利於中、日、韓繼續將部分工廠遷移到東南亞。

RCEP 是使亞洲尤其是東亞區域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重要一步，隨着新冠疫情在歐洲持續肆虐，未來兩三年歐洲的持續經濟衰退不難預見，反而東亞各國在疫情控制上較為優勝，當然這也包括了氣候較溫暖的好處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 (PIIE) 認為，RCEP 將使全球經濟規模增加 1860 億美元，並為成員國的 GDP 帶來 0.2% 的長期增長。同樣就 PIIE 的研究來看，預計中國、日本、韓國的收入漲幅最大，分別為 850

億美元、480 億美元和 230 億美元。從佔國家 GDP 的比例來看，馬來西亞、泰國、越南也是主要受益者，會帶來 0.5-0.6% 的經濟增長。

亞洲區域整合的起點

RCEP 由「東盟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」(ASEAN+3 Macroeconomic Research Office，簡稱 AMRO) 所研究、倡議，AMRO 最早以有限公司的形式在新加坡成立，原意是支持「清邁協議」(CMI) 運作以及對區內經濟進行宏觀監測，直到 2016 年才升格成為國際組織，由東盟、中日韓共同出資。由此不難看出，AMRO 肩負起區內總體經濟規劃，以至金融發展總體規劃的責任，AMRO 負責的「清邁協議」就包括了維繫貨幣互換機制以及儲備措施。

隨着 RCEP 取得階段性勝利，進入本國立法階段，若 RCEP 推進如預期般順利，那麼 AMRO 本身研究已久的亞洲金融整合也很有可能被提上議程。AMRO 本來就具有一定的「亞洲貨幣基金組織」(AMF) 的色彩。早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之際，日本就於當年 11 月在馬尼拉框架會議上提出「亞洲貨幣基金組織」概念，計劃將東盟地區部分外匯集中起來，為陷入危機的國家提供救助，但在當時美國反對、中國沉默的情況下不了了之。之後日本還提出了「亞元」(AU) 的概念，構想以亞洲共同貨幣整合東亞經濟。

時隔二十多年的今日，「清邁協議多邊化機制」(CMIM) 下的東亞外匯儲備基金在 2012 年就已經達到 2400 億美元，中

國和日本共同擔任這個儲備基金的龍頭，各自貢獻了 32% 的出資額。不難預見，隨着 RCEP 使區內經濟交往更趨頻繁，區內更需要一種可在各國通用的貨幣，已具雛形的「亞洲貨幣基金組織」AMRO 以及「亞元」的概念將被提上議事日程，2021 年可能就是經濟、金融領域「亞洲時代」的開端。

RCEP 簽訂的前夕，大國們似乎都看到了東南亞地區未來的潛力，2020 年 10 月，東南亞變成了各大國外交的熱土，中、美、日部長級官員雲集東南亞。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恨，大國看重東南亞，無非是因為東南亞經濟實力提升。未來勞工密集型的工業，尤其中低端的工業將以東南亞為中心，東南亞地區又握有馬六甲航道、南海水道這些世界重要的經濟樞紐。因此不論從經濟或地緣政治博弈角度看，東南亞都成為了必爭之地。

大國外交聚焦東南亞

中、日、美於 2020 年 10 月出訪東南亞次序如下：中國外長王毅在 10 月 11 日至 15 日出訪柬埔寨、老撾、馬來西亞和泰國，此前國防部長魏鳳和也在 9 月出訪汶萊、印尼、馬來西亞和菲律賓；日本首相菅義偉首次外訪也選擇了在 10 月 18 至 21 日出訪越南和印尼兩個東盟大國，而非按傳統到美國訪問；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美國大選前最後一行的目的地也選在東南亞，出訪印度、斯里蘭卡和越南。蓬佩奧出訪三國目的昭然若揭，就是聯合三國圍堵中國。菅義偉首次外訪選擇東南亞而非美國，也不難理解，皆因日本日後經濟增長最大市場就是

東南亞，預計 RCEP 簽訂後將帶動日本經濟增長 1.1%，這對長期近乎零增長的日本極為重要。至於中國，自然是為了「一帶一路」倡議而行。

綜觀各大國戰略，都將東南亞視為重要的一環：中國的「一帶一路」倡議，美國「印太戰略」，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提出、菅義偉蕭規曹隨的「自由繁榮之弧」以及印度的「東進戰略」（Act East Policy，前身是「東望政策」Look East Policy）皆是如此。這四大國都把東南亞視為主要爭奪對象，大有「得東南亞者得天下」之勢。

東亞軍事活動頻繁

在這四大國戰略籠罩之下，近年東亞，尤其是南海軍事演習、軍事活動頻繁。剛過去不久的 2020 年 12 月 22 日，中國和俄羅斯空軍就舉行「第二次聯合空中戰略巡航」。該機制建立於 2019 年，至今已常態化，中方派出四架「轟 -6」戰機，與俄方兩架「圖 -95」戰機聯合編隊，於日本海、東海空域組織聯合巡航，這無疑使區域局勢緊張。韓國軍方聲稱中俄軍機「成群進入韓西防空識別區」，但防空識別區並非領空，韓國軍方也只是抗議而已。

另一方面，美國與印度定期舉行的「馬拉巴爾軍演」（Exercise Malabar）也在區內有擴大勢頭，於 1992 年創始時只有美國、印度參與；2015 年起，日本成為定期參與國家；時至 2020 年，又加入了澳洲、新加坡，合共五國參與。美、日、澳、印四國自 2007 年起就有「四方安全對話」，作為軍事

交流機制，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主導的「對話」就更強調中國在疫情上的責任，把矛頭指向中國，幾個國家儼如亞洲區內的「小北約」。

區域整合增加衝突風險

由此可見，中俄與美印的兩大軍事集團漸漸成形，澳洲、日本尚在兩者之間搖擺，但漸漸倒向美印：美、英、日組建了「AUKUS」的聯盟；日本則與美國頻頻舉行軍演，更在釣魚島海域舉行了 10 萬人規模的軍演，是史上最大規模的軍演。兩大集團之間的矛盾在 2021 年上升到高峰，此後或將更加嚴重。中印在 2020 年於班公湖地區多次對峙，更爆發冷兵器為主的小規模械鬥（或低強度戰爭）；至於中國、美國則幾年來都在南海爆發衝突，中國更試射東風 21 導彈到南海，意圖震懾美國航母；中國和澳洲也在 2020 年爆發貿易戰，中國抵制澳洲煤炭、農產品進口……凡此種種都代表着亞洲的價值越來越大，也意味爆發區域衝突的風險正在增加。

2021 年是「亞洲時代」的元年，但這並不一定代表亞洲會走向更美好的未來，潛力即便再豐厚也需要人的意志去完成。亞洲可能走向更緊密合作，建立更深層次的「區域合作」，以至「區域整合」，使各國都放棄一定程度的本國利益，而達成區內集體利益的最大化。但區域內各國之間的信任不進則退，退則爆發衝突的風險係數增加，最差的結果就是東南亞各國服務於不同的大國集團，成為大國鬥爭的工具，重複「巴爾幹半島」的悲劇。「巴爾幹半島」的紛亂時至今日尚有「科

索沃問題」，而長期廝殺直到 20 世紀末才稍為平息。

冷戰時期，東南亞各國就曾經飽受成為「帝國馬前卒」之苦，為了意識形態彼此攻伐，甚至國家為了意識形態分裂為二。同一民族即便是親友都分隔兩地，數十年不得相見，老死不相往來。這些情形都見諸台海兩岸、朝鮮半島、越南等地。印尼、韓國、泰國、台灣地區，以至中國大陸都曾為了意識形態清除異己，留下永難磨滅的歷史傷口。

走出新冷戰陰霾

亞洲各國都有着沉重的歷史記憶，都曾經因為意識形態分裂，付出沉重的代價。2021 年是「亞洲時代」的起點，但其發展卻不是一條平路，需要各國相互理解的智慧。通過「冷戰歷史記憶」的教訓，亞洲人理應有能力走出「新冷戰」的陰霾，基於彼此利益、人類交流的需要，走向更緊密的「區域合作」，以至整合，迎來「亞洲時代」的破曉時分。

面對亞洲時代的來臨，香港只提出了要加入 RCEP 的構想，但對 CPTPP 則未有着墨。這對於亞洲來說是巨大機會，對於香港來說同樣意義重大。面對這個前所未有的巨變，香港也要清楚地探索自己的定位。